

風流大帥

張日安

時代文藝出版社



風流大帥

潘日宏

時代文藝出版社



風流大帥

張日安

時代文藝出版社

(吉)新登字 05 号

风流大帅 Feng Liu Da Shuai

张日安 著

责任编辑:刘德来

封面设计:章桂征

时代文艺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副 136 号)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9 印张 2 插页
180 000 字

长春市第二印刷厂印刷

1992 年 7 月第 1 版 1992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印数: 11 000 册

定价: 4.60 元

目 录

楔 子	(1)
第一章 张师长荣归故里	(19)
二兰嫂愧奔黄泉	
第二章 孙小鬼雪埋活人	(38)
范大爷义救张三	
第三章 闫伍兄慕名求医	(63)
贵夫人一见钟情	
第四章 妙龄女慷慨应嫁	(78)
白头翁含羞作郎	
第五章 活神仙明断生死	(95)
苦命女暗送情丝	
第六章 六大浪豁命抑霸	(111)
小兽医割肉押宝	
第七章 小路上受骗致伤	(129)
门槛下断骨惊人	
第八章 王胡子施令安抚	(144)
张作霖替匪领诏	
第九章 痴情女一夜春梦	(161)
负心汉半宿新郎	

第十章	常老好意外得子 小兽医藕断丝连	(179)
第十一章	遇知己血酒誓盟 见美女先生动情	(189)
第十二章	于二爷横行乡里 祝春柳飘落关东	(204)
第十三章	张先生苦恋二菊 胖子哥设宴说媒	(219)
第十四章	施巧计远走高飞 逼无路死里逃生	(236)
第十五章	张作霖智拒赔礼 祝二菊含恨为尼	(254)
第十六章	常大伯追驴送暖 张师长庙前寻亲	(273)
后 记		(285)

楔 子

一九一五年，农历六月十一日。

清晨，一场大雾笼罩着古老的辽河。坐落在河岸上的营口火车站，停泊在河面上过夜的鱼帆和河西岸漫无边际的芦苇荡，隐隐约约，披上了一层轻纱……

十点多钟，大雾渐渐散去，在明丽的阳光下，河面上鱼船扬帆出海了，火车站内外来来往往的人群，喧闹不止……。

“嘟嘟嘟……”一阵紧急而响亮的哨声，引起了人们的警觉。

接着，数十名全副武装的警察，排成一队，由车站广场的东南角跑进了广场中心，然后，又迅速分散到各个角落，将整个火车站和站前广场层层包围起来，只留出三个让旅客出入的道口，对过往人员，逐一检查，上下搜身，翻验包裹，唯恐有带武器之人和土匪混入站内引起事端……。

三五个清扫工匆匆忙忙拎着大扫帚，打扫着散落在场内零零星星的果皮和碎纸……往日在广场内卖茶蛋、瓜子、水果、熟蟹子、虾爬子的小商小贩，被警察一律赶到广场外边的马路旁。有的小贩，因穿衣褴褛，当局怕有损于市容，还

被边推边骂撵进了隐蔽的小巷里去了。

平静的车站紧张起来了，出出进进的人，都提心吊胆，小心行事，生怕得罪了警察，挨顿不白之冤的屁股板子。只有躲在偏僻角落和墙旮旯的人们，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欢迎张师长衣锦还乡！”

“欢迎张师长巡视营口！”

车站广场前边的标语板上，挂着两张横幅的大字匾额。

对于张师长，营口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二十年前张作霖在营口北面的小镇高坎当兽医，后来骑着干爹送给他的毛驴，冒着风雪来到营口，当了清军的大头兵，不久开了小差，直奔辽西，当上了地主豪绅保险队的头目，经辽西巨匪冯麟阁的介绍，在广宁境内投入了匪帮，吞并同伙，壮大势力，一时成了猖獗辽西的大胡子头，他生活于乱世，见什么风驶什么舵，于新民府受招抚，被任为清军游击马队管带，从此，投机钻营，步步青云。一九一二年九月，张作霖所带领的杂七杂八的部队，被袁世凯改编为民国陆军二十七师，他被委任为中将师长，开始了独霸奉天，称王东北的生涯。如今，他忽发奇想，回到营口，引起了人们的纷纷猜测。

过了不多时，只见进入车站广场通往市里的马路上，走过来一排排步伐整齐的军人，估计约数百人，在队伍前头有一人骑着枣红色的高头大马，马脖子上排着一串虎头响铃，骑在马上的人，穿一身军官服。

他便是营口海防练军营营长许昌有，紧接着又有两人坐着四轮马车驰进车站广场，马车后边跟进二百名警察。坐在外面那位年长的，留着胡子的，是营口县知事郭进修，另一

位年轻些的戴着眼镜，小白脸，是警察厅厅长刘亥年。

他们都是昨日接到二十七师打来的电话，告诉他们张师长今日来营，探亲访友。昨日晚上通了电话，约好今日十点前到这里欢迎张作霖师长的到来。郭知事是一县之长，又有文采，对张作霖以土匪起家，靠投机爬上了高官，心中十分不服，暗暗贬他为匪盗英雄，因而今日出面欢迎，也是走走过场，顺水推舟，决没什么真情实意。再说，张作霖这人粗暴鲁莽，得罪不起，惹得他不满意，恐怕对今后仕途不利，思来想去，还是热情欢迎为妙。因此，他都一一做了妥善安排。

进入火车站广场上的军人和警察，迅速在火车站旅客出口处，站成了两大排，形成了夹道欢迎的阵势，营口县知事郭进修下了车，用手摸了摸头上的帽子，掸了一下旗袍上的灰尘，迈着轻快的步子来到警察队伍的前头，刘亥年厅长则逐一检查了警察的警容仪表，然后也站到郭知事的身后，练军营长许昌有领来二十多人的鼓乐队，安排在军人和警察队伍的前头，然后站到排首。

郭知事对许营长笑了笑，说：“师长的火车还有十分钟就到了，请许营长按事前安排，主持欢迎仪式！”

许营长笑了，说：“好！郭知事的致辞，也一定会很精彩了！”

站在郭知事身后的刘厅长说：“郭知事很有文采！又任职多年……”

正说话间，只听火车站外传来了“呜……呜……”火车汽笛的长鸣声。

火车进站了。

许营长立即喊道：“鼓乐齐奏！鸣放迎宾烟花！”立刻鼓乐喧天，并有鞭炮升空。稍后，从中间一节火车上的前门走下来几位军人，许营长对广播器喊道：“热烈欢迎张师长莅临营口！”在场所有的士兵警察都一起鼓起掌来，掌声经久不息。

有四名军人护拥着张作霖慢慢走着，只见张师长中等个儿，身着灰色军装；头上的帽子有盖有沿，还有朵花什么的；直领子，对襟上有几个圆钮扣，上下还有带盖的四个吊兜；两个肩头上的肩牌，还带点什么罗嗦；腰围个皮带，袖管上还有红杠杠；白手套，黑皮靴，腰挂一口带鞘的长刀。看脸面，上宽下窄，五官清秀，嘴唇边上还留着月牙儿短胡，看不出多大岁数。

郭知事、刘厅长、许营长等人立刻迎了上去。先行礼，后握手，微笑寒暄，前呼后拥出了站口，夹道欢迎的警察和士兵，热烈鼓掌，呼喊口号，乐队吹奏着步步高进行曲……。

张作霖被拥到出口左面事先搭好的简单的欢迎台上和郭知事并肩站着，郭知事开始致欢迎辞，极力颂扬张作霖的军功。郭知事讲完，张作霖笑了，这时许营长在旁边说道：“欢迎张师长训话！”

张作霖左右看了一眼，又瞅瞅郭知事和刘厅长，说：“我张某，这次来到营口，受到了军政警察人员的欢迎，非常高兴。二十年前我从这里走了，二十年后的今日我又回来了，我是个粗人，不会长篇大套的讲什么，可是我总忘不了营口，更

忘不掉高坎……我这次来，就是要看看这里的乡亲，看看二十年前的故朋亲友……”

张作霖讲完了，又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然后，上了马车同前来欢迎的郭知事等人在军警的护卫下，出了火车站，顺着通往市内的马路慢慢向营口最漂亮的三江会馆走去……

张作霖坐在马车上，边走边看，对坐在同车上的郭知事说：“营口变了，二十年前哪是这个样子，没有这么热闹……”

郭知事见张作霖很高兴，便说：“这次张师长荣归故里，一定要多住些日子，走走，看看，有事尽管吩咐，本知事有令则立即办理，有不周之处，还请师长见谅。”

张作霖笑了。

马车跑了起来，刹那间便来到了背靠辽河三层楼的三江会馆。

张作霖下了马车，在郭知事和刘厅长、许营长及随从的陪同下向三江会馆的院子里走来。这三江会馆是辽河下游营口街内最大而又装璜十分讲究的大宾馆，会馆有灰白色的主楼三层，一楼前厅，有用光滑而美丽的云南大理石修建着两根方柱支撑着的雨搭。雕花的楼门四扇，显得格外庄重素雅。二楼是过往客商居住的高级房间，三楼则是军政要人起居用的豪华卧室、客厅。主楼两侧，还有十几间厢房相配，布局匀称。

张作霖师长被让进了三楼，进了一个双套间的房间，外间是一对大沙发，摆着玻璃茶几，门后站立着油得锃亮的木制大衣架，地上铺着软乎乎纯毛织成的花地毯，雪白的墙上

镶嵌着两幅清朝著名画家画的松鹤与鸳鸯戏水图。里间，则摆着华贵而高雅的沙发床，日常用品，应有尽有。墙上也挂着一幅国画，画面上是一只展翅的山鹰在茫茫的林海上空翱翔，画上题着：苍鹰恋林。

张作霖进屋后，郭知事、刘厅长、许营长也随着入内，分别坐在沙发上，服务小姐立刻端进来刚泡好的龙井茶。

郭知事笑着望着张作霖，说：“张师长，一路辛苦了。师长来营口实属本县的光荣，全县百姓家喻户晓无不欢心。师长年轻时在高坎创过家业，而后征战沙场，替国平定乱匪，被民国政府委以重任，师长是精英之辈，郭某早就慕名敬仰不已，今日亲临营口，还望师长多多赐教！”

张作霖笑了，心里却有一点点厌烦之意，有话直来直去，何必来些曲离拐弯的臭文。

刘亥年见张作霖笑过之后，脸上仍然呈现一丝冷意，估计张师长性情直爽可能是不爱听郭知事慢条斯理的话语，他灵机一动，改变了原来背熟了的见面话，站起来，走到张作霖跟前，说：“师长这次营口之行，我刘亥年拿性命担保你的安全！师长放心！”

没容练军营营长许昌有说话，张作霖就站了起来，哈哈大笑，拍着刘亥年的肩膀头，说：“不怕！不怕！我张作霖长这么大是九死一生，就是从枪子儿下活过来的，不过，老弟很够意思，痛快！”

许昌有笑了笑，说：“眼下的营口，很平安，不会有胆大妄为之人在师长身上打主意，再说师长之威，早已闻名于辽南的城乡了……”

张作霖听了这几句奉承的话，乐了，心里有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脸上有点微红，便假装谦虚地说：“他妈个巴子，哪里！哪里！”说完，把扎在自己身上的皮带解下来，扔到一边。然后坐下呷了口茶。

屋内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主客随便唠扯起来，唠嗑的内容也五花八门，无所不包，最后扯到了吃吃喝喝，抽大烟，嫖女人之事。

郭知事见张作霖已不是进屋那样子了，还听说张作霖爱好马、枪、美女这三样，便说：“过一会儿，请师长尝尝烟吧，晚上再找一名漂亮的舞女小姐陪陪！”

张作霖哈哈大笑了，说：“不！不！这次来，是来探亲……”

正说之间，服务小姐已送进了大烟枪和烟泡。

刘亥年厅长见此站起来说：“唠多时了，师长坐了半天火车已疲乏了，是不是请师长先歇歇，抽个烟泡……过了午后三点，请师长赴宴，为师长接风洗尘。”

郭知事和许营长说：“看师长意思如何？”

张作霖把头往沙发的靠背上一仰，慢慢地说：“好！好！听你们安排，不过，女人我可不……”

说完，郭知事、刘厅长、许营长和张作霖的部下陆续出了房间。张作霖站起来，走到里间的床上，慢慢躺下了，服务小姐立刻随着进去，帮着摆好烟枪，上好大烟，划根火柴点着了，屋内立刻散发着大烟的香气，张作霖眯着眼睛，一口一口抽大烟，同时瞧着站在床前替他点烟的小姐。这姑娘约有十八九岁，身段苗条，细端详开来，好似一根挺拔秀丽

的细竹，紧紧护在身上的水红色旗袍，明显突露出少女身上的曲线美。那长得白皙的长方脸上，有一双黑茸茸的大眼睛。俊俏的鼻子下边，长着樱桃小嘴，她的一颦一笑，无不动人心扉。

张作霖抽着抽着，不一会儿，大烟使他的中枢神经兴奋起来了，也觉得身子轻飘飘了，又看了一眼站在眼前的小姐，小姐有点羞羞答答的，脸蛋也染上了微微红晕，显得更加俊俏，美丽，简直似一朵粉嫩的樱花……，不知为什么张作霖还觉得这姑娘很面熟。便问：“你贵姓？”

姑娘头一回服侍这样大的官，当官的不吱声，心里都害怕，大官这一问，她更加拘谨了，心里有点打颤，低着头小声回答：“我姓王。”

张作霖紧接着问：“你爹叫什么名？”

“他老人家叫王兆玉。”姑娘扯着自己的衣裳襟慢慢回答。

张作霖听姑娘说她爹叫王兆玉，立刻兴奋了，把烟枪往旁一推，坐了起来。

这可把姑娘吓了一大跳，她微微往后退了一步，不知说错了啥话，还是做错了啥事，便忙说：“师长，你……”

张作霖哈哈笑了，问：“你是高坎人吧？”

“是高坎来的！”姑娘答道。

“你娘叫六大浪吧？”张作霖又问。

“是，师长咋知道？”王姑娘壮着胆子问。

张作霖站了起来，又细看了看王姑娘，笑着说：“太象了，太象了，象你娘年轻时那样美丽……”

王姑娘听他说自己象娘，心里的紧张和害怕的情绪，渐渐开始消失，问：“师长，认识俺爹娘？”

张作霖说：“二十年前，我在高坎，那时，还没有你呢，就认识你娘了，你叫什么名？你爹妈都在？”

“我叫小翠，妈和爹都健在，你就是二十年前在咱高坎那个兽医张先生吧！妈妈还常常叨念你，她说还要去奉天看你去呢！”

张作霖听了王小翠这几句话，心脏似乎失去平常的跳动，六大浪这个泼辣，敢说敢为，对他有野火般情愫的女人，立刻浮现在他的眼前，回忆往昔的甜蜜岁月，她，情是炽热的，朴实的。自己当了师长后，算起来不知有多少美女娇姐扑进了他的怀抱，拿情做戏，取宠求欢，还有二三个太太陪伴，整日献媚……这些女人对我张作霖应该说是有情。但是，这种情是女人的伎俩，用笑脸和媚眼故意做出来的情，哪赶六大浪二十年前对我张作霖那一片野情，那么实惠，那么真挚……让人感到女人的心紧紧贴在你的身上，因此，不管过了多少年，又亲近了多少如花似玉的女人，六大浪，这个女人，在他的心中是永远永远抹不掉的……

张作霖看着王小翠又问：“你咋到这里来的？”

王小翠说：“是妈妈求人找的，让我出来见见世面！”说完，便转身要走，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说：“师长，休息吧。”

张作霖望着王小翠的背影，又想起六大浪来。心情激动得象澎湃的大海，不能平息……王小翠走了，他在屋子里来回走动，透过窗户，他望见了辽河，辽河从上游平原上流过

来，在营口甩了一个弯，向渤海湾流去，两岸，长满了绿浪起伏的芦苇，二十年前自己在这里当了清军，曾出没过这青纱帐中，军中的生活，还历历在目。

张作霖正沉思在过去的岁月中，突然有人敲门。

“报告！师长，郭知事请师长下楼赴宴。”手下随从士兵在门外喊道。士兵刚喊完，郭知事、刘厅长、许营长朝楼上走来，皮靴踏得木制楼梯当当作响。

张作霖的沉思被打断了，来到门口，拉开了木制门，郭、刘、许三人已到了门外，站在前边的郭知事说：“请师长赴宴！”

张作霖走出了屋，对着三人一一点头。

刘厅长说：“请吧，师长！”

张作霖笑了，说：“好！”在郭、刘、许和随从士兵的陪同下，一同下了楼，到了院子里，分乘两辆四轮马车，向着江海楼饭庄走来。

此时，正值傍晚，一层层锦缎似的云霞缀在辽河的上空，把河面与河岸上的芦苇染成一片金黄。营口，全城沐浴在霞光之中……。

江海楼饭庄二层红楼在晚霞的余光中更加鲜艳，楼外用木头旋成圆形的天蓝色的栅栏干，围住了小楼的前边，这是全城最有名的饭庄，小楼的正面挂着黑底金色三个大字：江海楼。两侧写着一副对联：“山间走兽云中雁，天上飞禽海里参。”大门前还挂着两个通红的大灯笼，灯笼的圆柱上面竖写着江海楼三个篆字，灯笼一亮，江海楼三个大字格外真切。餐厅分楼上楼下，餐厅摆设十分高雅，油得锃亮的茶色大圆桌

放在餐厅中央。八个小圆凳放在圆桌周围，凳子腿不知是哪位名工巧匠旋得精致美观，粗细匀称，花纹明显。餐厅四周墙壁，粉刷得清白如雪，挂着不少名人墨迹和清末画家的山水画。屋顶吊着荷花似的吊灯、壁灯，红绿交映，造形别致精巧。

江海楼掌灶厨师王志才，早知今晚不同往常，是二十七师师长张作霖来到这里赴宴，他不敢怠慢，不敢马虎，已下令不要徒弟上灶做菜，要亲自掌勺。他在江海楼干了八九年了，名菜佳肴做过无计其数了，不仅官场人士常来品尝，就是最近来营口的一些外国洋人，也频频光顾江海楼，吃得留连忘返。

他穿了身洁白的衣服，戴一顶白帽，两袖口扎得紧紧的，生怕袖子带进灰尘掉进菜肴之中……。

张作霖一行人乘坐的马车到了江海楼的门前，江海楼里里外外的灯光早就亮了起来，白的、绿的、红的、黄的、紫的，五光十色。张作霖下了马车，见到这样繁华热闹的喜人气氛，更觉得别有一番情趣，抬头看了看挂在上边的《江海楼》三个明晃晃的大字，似乎想起了什么，是呀，二十年前他在营口宋庆的部队当哨长，一天，宋庆带领家眷来这里品尝山珍海味时，他在外边给站岗，屋里一家人吃得酒足饭饱，而他却饿着肚子。当时他想，他妈个巴子的，为人一场不当官，叫爹妈白生一回，宁可当一条狼，也不做狗熊！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是师长了……。

“请！”郭知事说着，右手推开了楼门。

张作霖从沉思中醒觉过来，笑着点头说：“好！”主客直